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第七十二回 認明師學藝招賢館 查惡棍私訪霸王莊

且說李氏一見了蓮花，睹物傷情，復又大哭起來。倪繼祖與倪忠商議，就要接李氏一同上莊。李氏連忙止悲，說道：「吾兒體生妄想！為娘的再也不染紅塵了。原想著你爹爹的冤仇，今生再世也不能報了。不料倪氏門中有你這根芽。只要吾兒好好攻書，得了一官半職，能夠與你爹爹報仇雪恨，為娘的平生之願足矣。」倪繼祖見李氏不肯上莊，便哭倒跪下，道：「孩兒不知親娘，便罷。如今既已知道，也容孩兒略盡孝心。就是孩兒養身的父母不依時，自有孩兒懇求哀告。何況我那父母也是好善之家，如何不能容留親娘呢？」李氏道：「言雖如此。但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一生懺悔不來。倘若再墮俗緣，惟恐不能消受，反要生出災殃。那時吾兒豈不後悔？」倪繼祖聽李氏之言，心堅如石，毫無回轉，便放聲大哭道：「母親既然如此，孩兒也不回去了，就在此處侍奉母親。」李氏道：「你既然知道，讀書要明理，俗言『順者為孝』，為娘的雖未撫養於你，難道你不念劬勞之恩，竟敢違背麼？再者，你那父母哺乳三年，好容易養的你長大成人，你未能報答於萬一，又肯作此負心之人麼？」一席話說的倪繼祖一言不發，惟有低頭哭泣。李氏心下為難，猛然想起一計來，須如此如此，這冤家方能回去。想罷，說道：「孩兒不要啼哭。我有三件事，你要依從，諸事辦妥，為娘的必隨你去如何？」倪繼祖連忙問道：「那三件？請母親說明。」李氏道：「第一件，你從今後須要好好攻書，務須要得了一官半職；第二件，你須將仇家拿獲，與你爹爹雪恨；第三件，這白玉蓮花乃祖上遺留，原是兩個合成一枝，如今你將此枝仍然帶去，須把那一枝找尋回來。三事齊備，為娘必隨兒去；三事之中，倘缺一件，為娘的再也不能隨你去的。」說罷，又囑咐倪忠道：「恩公一生全仗忠義，我也不用饒舌。全賴恩公始終如一，便是我倪氏門中不幸之大幸了。你們速速回去吧！省得你那父母在家盼望。」李氏將話說完，一摔手回後去了。

這裡倪繼祖如何肯去，還是倪忠連攙帶勸，真是一步幾回頭，好容易攙出院子門來。老尼後面相送。倪繼祖又諄囑了一番，方離了白衣庵，竟奔倪家莊而來。主僕在路途之中，一個是短歎長吁，一個是婉言相勸。倪繼祖道：「方才聽母親吩咐三件事，仔細想來，作官不難，報仇容易，只是那白玉蓮花卻往何處找尋？」倪忠道：「據老奴看來，物之隱現，自有定數，卻倒不難。還是作官難。總要官人以後好好攻書要緊。」倪繼祖道：「我有海洋深的仇，焉有自己不上進呢。老人家休要憂慮。倪忠道：「官人如何這等呼喚？惟恐折了老奴的草料。」倪繼祖道：「你甘屈人下，全是為我而起。你的恩重如山，我如何以僕從相待。」倪忠道：「言雖如此。官人若當著外人，還要照常，不可露了形跡。」倪繼祖道：「逢場作戲，我是曉得的。還有一宗，今日之事，你我回去千萬莫要洩漏。待功成名就之後，大家再為言明，庶乎彼此有益。」倪忠道：「這不用官人囑咐。老奴十五年光景皆未洩漏，難道此時倒隱瞞不住麼？」二人說話之間，來到莊前。倪繼祖見了太公梁氏，俱各照常。

於是倪繼祖一心想著報仇，奮志攻書。遲了二年，又舉於鄉，益發高興，每日裡討論研求。看看的又過了二年。明春是大比之年，倪繼祖與先生商議，打點行裝，一同上京考試。太公跟前俱已稟明。誰知到了臨期，程先生病倒，竟自「嗚呼哀哉」了。因此倪繼祖帶了倪忠，悄悄到白衣庵，別了親娘，又與老尼留下銀兩，主僕一同進京。這才有會仙樓遇見了歐陽春丁兆蘭一節。

自接濟了張老兒之後，在路行程非止一日，來到東京，租了寓所，靜等明春赴考。及至考試已畢，倪繼祖中了第九名進士，到了殿試，又欽點了榜眼，用為編修。可巧杭州太守出缺，奉旨又放了他。主僕二人，好生歡喜。又拜別包公。包公又囑咐了好些話。主僕衣錦還鄉，拜了父母，稟明認母之事。太公梁氏本是好善之家，聽了甚喜，一同來到白衣庵，欲接李氏在莊中同住。李氏因孩兒即刻赴任，一來莊中住著不便，二來自己心願不遂，決意不肯。因此仍在白衣庵與老尼同住。倪繼祖無法，只得安置妥當，且去上任。等接任後，倘能二事如願，那時再來迎接，大的母親也就無可推托了。即叫倪忠束裝就道，來到杭州，剛一接任，就收了無數的詞狀。細細看來，全是告霸王莊馬強的。

你道這馬強是誰？原來就是太歲莊馬剛的宗弟，倚仗朝中總管馬朝賢是他叔父，他便無所不為。他霸田占產，搶掠婦女。家中蓋了個招賢館，接納各處英雄豪傑，因此無賴光棍投奔他家的不少。其中也有一二豪傑，因無處可去，暫且棲身，看他的動靜。現時有名的便是：黑妖狐智化、小諸葛沈仲元、神手大聖鄧車、病六歲張華、賽方朔方韶，其餘的無名小輩不計其數。每日裡舞劍掄槍，比刀對棒，魚龍混雜，鬧個不了。一來二去，聲氣大了，連襄陽王趙爵都與他交結往來。

獨獨有一個小英雄，心志高傲，氣度不俗，年十四歲，姓艾名虎，就在招賢館內作個館童。他見眾人之中，惟獨智化是個豪傑，而且本領高出人上，便時刻小心，諸事留神，敬奉智化為師，真感得黑妖狐歡喜非常，便把他暗暗的收作徒弟，悄悄傳他武藝。誰知他心機活變，一教便會，一點就醒。不上一年光景，學了一身武藝。他卻時常悄悄的對智化道：「你老人家以後不要勸我們員外，不但白費唇舌，他不肯聽；反倒招的那些人背地裡抱怨，說你老人家忒膽小了。『搶幾個婦女什麼要緊。要是這末害起怕來，將來還能幹大事麼？』你老人家自己想想，這一群人都成了亡命之徒了麼？」智化道：「你莫多言，我自有道理。」他師徒只顧背地裡閒談，誰知招賢館早又生出事來。

原來馬強打發惡奴馬勇前去討帳回來，說債主翟九成家道艱難，分文皆無。馬強將眼一瞪，道：「沒有就罷了不成。急速將他送縣官追。」馬勇道：「員外不必生氣，其中卻有個極好的事情。方才小人去到他家，將小人讓進去，苦苦的哀求。不想炕上坐著個如花似玉的女子。小人問他是何人。翟九成說是他外孫女，名叫錦娘。只因他女兒女婿亡故，留下女兒毫無倚靠，因此他自小兒撫養，今年已交十七歲。這翟九成全仗著他作些針線，將就度日。員外曾吩咐過小人，叫小人細細留神打聽，如有美貌婦女，立刻回稟。據小人今日看見這女子，真算是少一無二的了。」一句話說的馬強心癢難搔，頓時樂的兩眼連個縫兒也沒有了，立刻派惡奴八名，跟隨馬勇，到翟九成家將錦娘搶來，抵銷欠帳。

這惡賊在招賢館立等，便向眾人誇耀道：「今日我又大喜了。你等只說前次那女子生的美貌，那裡知道比他還有強的呢。少時來時，叫你們眾人開開眼咧。」眾人聽了，便有幾個奉承道：「這都是員外福田造化，我們如何敢比。這喜酒是吃定了。」其中就有聽不上的，用話打趣他：「好雖好，只怕叫後面知道了，那又不好了。」馬強哈哈笑道：「你們吃酒時，作個雅趣，不要吵嚷了。」

說話間，馬勇回來稟道：「錦娘已到。」馬強吩咐：「快快帶上來。」果見個袅袅婷婷女子，身穿樸素衣服，頭上也無珠翠，哭哭啼啼來到廳前。馬強見他雖然啼哭，那一番嬌柔驚，真令人見了生憐，不由的笑逐顏開，道：「那女子不要啼哭，你要好好依從於我，享不盡榮華，受不盡富貴。你只管向前些，不要害羞。」忽聽見錦娘嬌嚶嚶道：「你這強賊，無故的搶掠良家女子，是何道理？奴今到此，誰有一死而已，還講什麼榮華富貴！我就向前些。」誰知錦娘暗暗攔來剪子一把，將手一揚，竟奔惡賊而來。馬強見勢不好，把身子往旁一閃，刷的一聲，把剪子紮在椅背上。馬強「哎喲」一聲：「好不識抬舉的賤人！」吩咐惡奴將他下在地牢。惡賊的一團高興，頓時掃盡，無可釋問，且與眾人飲酒作樂。

且說翟九成因護庇錦娘，被惡奴們拳打腳踢，亂打一頓，仍將錦娘搶去，只急得跺腳捶胸，嚎陶不止。哭夠多時，檢點了一下，獨獨不見了剪子，暗道：「不消說了。這是外孫女去到那裡，一死相拚了。」忙到那裡探望了一番，並無消息。又恐被人看見，自己倒要吃苦，只得垂頭喪氣的回來。見路旁有柳樹，他便席地而坐，一壁歇息，一壁想道：「自我女兒女婿亡故，留下這條孽根。我原打算將他撫養大了，聘嫁出去，了卻一生之願。誰知平地生波，竟有這無法無天之事。再者，錦娘一去，不是將惡賊一剪紮死，他也必自戕其生。他若死了，不消說了，我這撫養勤勞付於東流。他若將惡賊紮死，難道他等就饒了老漢不成。」越想越想，又是著急，又是害怕。忽然把心一橫，道：「噯！眼不見，心不煩。莫若死了乾淨。」站起身來，找了一株柳樹，解下絲絛，就要自縊而死。

忽聽有人說道：「老丈休要如此。有什麼事何不對我說呢？」翟九成回頭一看，見一條大漢，碧睛紫髯，連忙上前哭訴情由，口口聲聲說自己無路可活，難以對去世的女兒女婿。北俠歐陽春聽了道：「他如此惡霸，你為何不告他去？」翟九成道：「我的爺！談何容易。他有錢有勢，而且聲名在外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。縱有呈子，縣裡也是不准的。」北俠道：「不是這裡告他。是叫你上東京開封府去告他。」翟九成道：「哎呀呀！更不容易了。我這裡到開封府，路途遙遠，如何有許多的盤費呢？」北俠道：「這倒不難。我這裡有白銀十兩，相送如何？」翟九成道：「萍水相逢，如何敢受許多銀兩。」北俠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呢。只要你拿定主意。若到開封，包管此恨必消。」說罷，從皮兜內摸出兩個銀裸，遞與翟九成。翟九成便撲翻身拜倒，北俠攙起。

只見那邊過來一人，手提馬鞭，道：「你何必捨近而求遠呢？新任太守極其清廉，你何不到那裡去告呢？」北俠細看此人，有些面善，一時想不起來。又聽這人道：「你如若要告時，我家東人與衙中相熟，頗頗的可托。你不信。請看那邊樹林下坐的就是他。」北俠先挺身往那邊一望，見一儒士坐在那裡，旁邊有馬一匹。不看則可，看了時倒抽了口氣，暗暗說：「這不好！他如何這般形景？霸王莊能人極多，倘然識破，那時連性命不保。我又不好勸阻，只好暗中助他一臂之力。」想罷，即對翟九成道：「既是新任太守清廉，你就托他東人便了。」說罷，回身往東去了。

你道那儒士與老僕是誰？原來就是倪繼祖主僕。北俠因看見倪繼祖，方想起老僕倪忠來。認明後，他卻躲開。倪忠帶了翟九成，見了倪繼祖。太守細細的問了一番，並給他寫了一張呈子。翟九成歡天喜地回家，五更天預備起身赴府告狀。

誰知冤家路兒窄，馬強團錦娘不從，下在地牢，飲酒之後，又帶了惡奴出來，騎著高頭大馬，迎頭便碰見了翟九成。翟九成一見膽裂魂飛，回身就跑。馬強一疊連聲叫「拿」。惡賊抖起威風，追將下去。翟九成上了年紀之人，能跑多遠，早被惡奴揪住，連拉帶扯，來到馬強的馬前。馬強問道：「我罵你這老狗！你叫你外孫女用剪子刺我，我已將他下在地牢，正要差人尋你。見了我，不知請罪，反倒要跑。你也就可惡的很呢！」惡賊原打算拿話威嚇威嚇翟九成，要他陪罪，好叫他勸他外孫女依從之意。不想翟九成喘吁吁道：「你這惡賊，硬搶良家之女，還要與你請罪。我恨不能立時青天報仇雪恨，方遂我心頭之願。」馬強聽了，圓瞪怪眼，一聲呵叱：「噯呀！好老狗！你既要青天，必有上告之心。想來必有冤狀。」只聽說了一聲「搜」，惡奴等上前扯開衣襟，便露出一張紙來，連忙呈與馬強。惡賊看了一遍，一言不發，暗道：「好利害狀子！這是何人與他寫的？他倒留神訪查訪查。」吩咐惡奴二名將翟九成送到縣內，立刻嚴追欠債。正然吩咐，只見那邊過來了一個也是乘馬之人，後面跟定老僕。惡賊一見心內一動，眉一皺，計上心來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